

語體角度的先秦語法演變分析

——從《左傳》、《荀子》中的「雖然」、「然則」談起^{*}

劉承慧^{**}

摘要

本文以先秦語法標記「然」及「雖然」、「然則」、「然而」等為例，論證語體條件納入先秦語法演變研究的意義。起點是從《左傳》和《荀子》中的對話語體確認「雖然」、「然則」用於口語活動的人際照應功能，其次參酌傳統學者對古代文獻「然」的分析與解釋，援引先秦傳世文獻語料，釐析「然」在對話語體與非對話語體的用法，梳理出指代、表態語氣、轉折事理三種功能的流變關係，闡明在語體參照下可望更細緻地重構先秦語法演變。

關鍵詞：語體、語法演變、然、指代、表態語氣、轉折事理、先秦漢語

一、前言

先秦「然」可與另一語法成分搭配並用，其中「雖然」、「然後」、「然而」更沿用至今，只是已經固化成詞，功能與先秦時期未盡相同。現代「然後」多註記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先秦主要註記事理順序。現代「然而」

2018年6月20日收稿，2019年3月21日修訂完成，2019年4月19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105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編號：MOST 105-2410-H-007-062）。初稿於「第十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溫州大學，2017年10月27-29日）宣讀。

** 作者係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是轉折標記，先秦除了註記轉折外，兼有「表態」的語氣。現代「雖然」是讓步標記，在先秦則是讓步標記「雖」與表示肯認的謂語「然」合成的表態詞組。

所謂「表態」指的是「表達發言立場與態度」，這種功能源自發言者在人我意識下表達「自我」(self)。劉承慧(2008; 2013)援引 Lyons (1995) 所謂「言說主觀性」(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 解說。簡言之，語句不只有「命題意義」(propositional meaning)，還有「表達意義」(expressive meaning)，在言語活動中藉由特定的語法成分出示發言者的立場與態度，是形塑表達意義的途徑。¹ 先秦漢語「然」、「雖然」、「然則」都用於表達立場與態度，因此稱之為「表態標記」。「然」所表之態是肯認交際對象。口語交際中順承的「然」與「然則」肯認對方並以對方所言作進一步推論。逆接的「然」與「雖然」則以肯認交際對象為鋪墊。袁仁林《虛字說》指出：「『然』字之聲，承上轉下，別伸一意……用以起聲，則口然而意別掉轉，殊多借勢，正從不沒前文處借他一點，此『然』字之所以為轉語辭也」。²

引文的意思是「然」有承上轉下的作用，用它來肯認上文，也預告下文將有歧出，是一種「借勢」。其實單憑「正從不沒前文處借他一點」的說法並不容易理解什麼是借勢，但參看《左傳》之例，「雖然」的前行句往往有否定或相當於否定的反詰，可知藉著否定或反詰的鋪墊而掉轉語義，就是借勢。³ 袁仁林認為這種「然」是「『然諾』之『然』」，⁴ 本文稱之為「肯認」的「然」。

根據解惠全等(2008: 548-561)所彙整的傳統學者對「然」的解釋，「然」應是根源於指示代詞。它在口語交際中用來表示贊同對方，就分化出表示「肯認」的謂語「然」。至於表示「肯認」的「然」如何衍生出轉折功能，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欠缺周延合理的解釋。又「轉語」是不是足以概

1 有關「言說主觀性」的討論，請參閱 Lyons (1995) 第 10 章。

2 請參閱清·袁仁林著，解惠全注(1989: 14)。刪節號部分是有關形容詞詞綴「然」的解說，因與本文論旨無關，權且略過。

3 如第二節例(4)到(8)所示。

4 出處同上註。

括其演變？「然故」、「然後」有沒有轉折意味？呂叔湘、王海棻(2001: 515)提到《馬氏文通》說「然」為轉語辭，又說不為轉語辭，「前後牴牾」。⁵可見「然」是先秦語法研究的難點。

本文觀察口語交際性極強的「雖然」、「然則」在《左傳》、《荀子》對話中的表現，辨析它們的語氣內涵，再就《荀子》論說文及其他書面文獻探求口語擴展到書面語的途徑。第二節指出「雖然」和「然則」最初是用於口語交際，目的在顯示發言者對受話者的交際照應，透過書寫中的仿對話體進入書面語，失去交際語境而演變為擔負銜接功能的事理標記。第三節指出「然」的表態功能應是指示代詞「然」作謂語所衍生，這種謂語最初指代的是交際對象所言，延伸出向交際對象表示贊同的態度，就成為肯認的「然」。第四節主張發言者對於言語雙方的交互照是衍生出轉折義的關鍵。本文研究證成語體條件納入語法研究的必要性。

二、對話中的「雖然」、「然則」

袁仁林以「然諾」解說轉語辭「然」的來源，根據過去學者研究，它是源自指示代詞「然」充當表示贊同對方所言的謂語，如以下三例所示：

- (1)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左傳》〈隱公元年〉)⁶
- (2)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左傳》〈僖公十七年〉)
- (3)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左傳》〈成公十七年〉)

例(1)中「其誰曰不然」即相當於「誰會說他不贊同」，「曰」的賓語「不

5 評註原文為「本節開始說：『此「然」字之所以為轉語辭也，』而此處又說：『總之，「然」字非轉語辭也。』前後牴牾」。請參閱呂叔湘、王海棻(200: 515)。

6 本文使用先秦傳世文獻語料均檢索自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ancient/>)。

然」是表態之辭。例(2)中「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卜招父順著兒子占卜的預言「將生一男一女」而來，「然」表示對其子所言的贊同。例(3)中的獨用謂語「然」也表示贊同。這些都是「然」用為表態之例。

先秦「然」跟「雖」、「則」結合後仍用於表態，《左傳》和《荀子》中的「雖然」及「然則」大都出現在口語交際應答開頭，具有顯著的人際照應作用。以下分項說明。

(一)「雖然」

先秦「雖然」是由獨用的「雖」與「然」搭配，「然」是謂語中心語，兼有指代和肯認之意，「雖」註記讓步。⁷《左傳》共出現七例，全都見於對話：

- (4)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 (5)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左傳》〈成公三年〉）
- (6)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 (7)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7 過去研究已經指出讓步標記「雖」很可能是從強調標記「雖」演變而來，相關文獻回顧請參閱游文福（2009：55-60）。儘管本文直接把「雖」稱作轉折標記，但認為它仍有強調意味。

- (8)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左傳》〈僖公十年〉）
- (9)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左傳》〈宣公十五年〉）

例(4)到(7)中「雖然」共五見，都用於交際應答時開啓話頭。例(4)是晉公子重耳流亡到楚國，楚成王設宴款待他，問他若順利返國，要如何回報。重耳說無可回報，成王又說「雖然，何以報我」——「然」對重耳表示贊同，但又說「何以報我」重複詢問，可見「雖然」的肯認只是出於交際禮貌，成王並不滿意他的回答。例(5)是楚共王和晉國知罃的對話，共王問「何以報我」，知罃回答「不知所報」，共王以「雖然，必告不穀」堅持知罃給個說法。

例(6)到(7)中的「雖然」也在應答開頭，表明自己是在肯認對方的態度下提出不同的意見。例(6)是流亡在外的欒盈趁機會偷偷潛回欒氏的封邑曲沃，告訴曲沃大夫胥午他打算起事，胥午認為不會成功，欒盈就以「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表明心意已決。例(7)是流亡在外的衛獻公要求弟弟子鮮為他圖謀復位，子鮮因為獻公無信而拒絕了，母親敬妣說「雖然，以吾故也」，堅持子鮮看她的情面允諾。於是子鮮跟悼子談條件，悼子跟右宰穀商量。右宰穀去見了獻公，認為他並未改變，如果不中止圖謀，必死無疑。悼子說「子鮮在」，右宰穀認為無濟於事，悼子說「雖然，不可以已」，即無可阻擋了。

例(4)到(7)中的「然」即如例(1)到(3)中的「然」作謂語，不同的是搭配讓步標記「雖」藉此轉出下文。「雖然」都用於回應否定或相當於否定的反詰，符合袁仁林所說「正從沒前文處借他一點」；轉出下文即是所謂的「借勢」——「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跲，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樸，此

借勢之理也」，⁸而《馬氏文通》更給予「將轉者先諾」的直白詮解。⁹

例(8)和(9)不以「雖然」作為應答開頭，因此涉及成分銜接。例(8)是晉惠公傳話給里克，以「微子，則不及此」承認若非他除掉奚齊和卓子，自己沒有機會成為國君，但里克殺掉兩位國君，連帶使得大夫荀息自殺，任誰作國君都將難以容忍——「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字面意思是做里克的國君並不容易，事實上是迂曲地表達不接納里克為臣。「雖然」肯認的是「微子，吾不及此」，因前後相承而同步衍生出轉折意味。例(9)是華元代表宋文公向楚國子反表達宋國的立場，先以「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承認面臨存亡的關頭，然後再由「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弊，不能從也」轉出無法接受可導致亡國的「城下之盟」。

試比較《荀子》中的「雖然」：

- (10)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畢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荀子》〈哀公〉）
- (11)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謬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彊國〉）

以上是《荀子》全部的「雖然」之例，都用在對話。例(10)前一個「雖然」見於顏淵回答魯定公的問話，後一個是定公重述顏淵所說。若就先秦文獻語言的慣例而論，「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相當於「善則善矣，其馬將失」。顏淵順著定公關注的「善馭」表示「善則善矣」，再由「雖然」

8 請參閱清·袁仁林著，解惠全注（1989: 14）。

9 請參閱呂叔湘、王海棻（200: 511）。

轉出定公意料之外的「其馬將失」。例(11)是荀子回答「入秦何見」，先給予高度的讚揚，再由「雖然，則有其謬矣」提出負面的批評。讚揚與批評相對立，「雖然」應是轉折標記；但就交際層面來說，「雖然」也兼有表態之意——荀子向詢問他的主人范雎表明自己是在肯認秦國的立場上提出有可批評之處。

我們關注口語交際成分如「雖然」在《荀子》中的表現，因為它是闡發儒家思想的論說文，與歷史文獻《左傳》或語錄體《論語》、《孟子》性質不同。《荀子》僅見的三例「雖然」都用在對話，意味著尚未脫離最初使用範圍。不過《莊子》已有純粹的銜接標記之例：

(12)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莊子》〈逍遙遊〉)

(13)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莊子》〈大宗師〉)

例(12)中的「彼」指「宋榮子」，宋榮子超越了世俗毀譽，並不汲汲營營地向世間求索，儘管如此，仍有未能樹立至德之處。例(13)論道「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是「知」的極致，儘管如此，仍不免有所患害。兩例「雖然」都用為書面語體中的銜接標記。

(二)「然則」

接著觀察「然則」。《左傳》總共十八例，三例為「然」與「則」分用的「不然則否」，其餘十五例都在對話，且在答話的開頭，包括順勢提問的十例，還有基於對方所言而提出論斷的五例。試看：

(14)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讖。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左傳》〈成公三年〉)

- (15)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左傳》〈襄公十一年〉）
- (16) 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左傳》〈哀公十七年〉）
- (17)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左傳》〈昭公二十年〉）

例(14)「然則德我乎」是順著前面的對話而來——楚王即將把被拘留的知罃送回晉國，問他「子其怨我乎」，知罃婉轉地回應「不敢怨」後，楚王順勢又問他是否感戴恩德，¹⁰「然則」是順勢表態的標記。例(15)是魯國季武子向叔孫穆子提議成立三軍，由「季氏」、「孟氏」、「叔孫氏」三家各領一軍，叔孫穆子表示季武子欠缺管理的能力，但季武子卻很堅持，於是叔孫穆子說「然則盟諸」，順勢要求以盟誓來取信。例(16)是魯哀公與齊平公會盟，魯國孟武伯詢問高柴應該由誰來執牛耳，高柴回答了過去幾次會盟的作法，武伯就根據他的說法，推斷自己應該擔起這個任務——「然則彘也」中的「彘」是武伯自稱。例(17)是魯昭公二十年冬至，梓慎觀望了天象，預言宋國有亂。叔孫昭子回應「然則戴、桓也」，推斷亂源在戴、桓兩族。前兩例以「然則」順勢追問，後兩例是進一步論斷。

表示贊同對方的謂語「然」與推論的「則」並用，《左傳》僅見於對話，但在《荀子》也用於非對話的論說文。試比較：

- (18)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

10 例(14)和例(5)出自同一段記載，可互相參看。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墉，皋如也，顛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

- (19)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

例(18)是子貢與孔子的對話，子貢向孔子表示自己有倦怠，想停止學習，從「息事君」說到「息耕」，每次孔子引詩反對，子貢就以「然則」表示自己是在認同孔子的立場上退求其次，終至「然則賜無息者乎」。「然則」表示肯認的交際照應功能即如《左傳》。例(19)是以「然則」推論，指出順從人的情性，將導致「歸於暴」；主張以師法、禮義去教化人心，然後能「歸於治」；最後以「用此觀之，然則……」總收。兩個「然則」都用於進一步論斷。

例(19)中的「然則」沒有對話支撐，「然」原有的交際照應失去依託，必將轉為冗贅，「然則」就成為與「則」功能相仿的銜接標記。

（三）從對話到非對話的過渡

對話中被賦予交際照應功能的表態成分如何跨入非對話的語體？文獻證據顯示書面形式的仿對話體是過渡的橋樑：

- (20)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荀子》〈性惡〉）
- (21) 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

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

以上是緊鄰的兩段文字，這裡切斷為兩部分，分別標號，以利說明。例(20)透過設想中的問答，闡發「人之性惡」，它不像例(19)全然脫離對話，卻也不像例(18)由連續問答繁衍事理。「問者」主張聖人生禮義出於天性，「應者」憑藉「夫陶人埴埴而生瓦」、「工人斲木而生器」來類比「聖人積偽而生禮義」，從而由「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否定「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仿對話形式用「然則」，儼然是交際口吻。例(21)則在反駁問者之後，繼續比較「堯舜／桀跖」及「君子／小人」，認為他們的稟性相同，聖人、君子超越本性而生禮義，桀跖、小人順從本性而流於貪利爭奪。其實這時候行文脈絡已經偏離了「問者」的主張，但因意念連貫之故，沿用「然則」推論；即便「問者」與「應者」的交際延續性並未被切斷，「然則」卻已轉為註記推論。

藉著仿對話體把口語形式應用到書面語，同樣見於「雖然」：

(22)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韓非子》〈難勢〉）

(23)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韓非子》〈姦劫弑臣〉）

例(22)設想某人針對慎到的主張提出應答，順著他的說辭開場，再由「雖然」轉出反駁。例(23)中「厲憐王」的意思是連那些受到癘病折磨的人都會可憐被劫殺而喪命的君主，「此不恭之言也」聲明自己曉得此說不敬，隨即由「雖然」轉出重點「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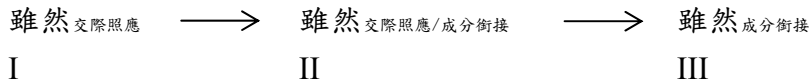
前面提到《荀子》中的「雖然」全用於對話，不過《韓非子》已用於書面的仿對話體，《戰國策》書信也用「雖然」表態，¹¹ 出示對收信者的照應。仿對話論說及書信應是口語中的「雖然」轉入書面語的重要途徑。

11 書信體使用「雖然」之例見《戰國策》〈楚策四〉「客說春申君」、〈趙策四〉「虞卿請趙王」、〈燕策一〉「齊伐宋宋急」、〈燕策三〉「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

(四) 小結

以上的舉例顯示用於應答開頭的「雖然」、「然則」具有人際照應功能。《左傳》中的「然則」全都在應答起首的位置，「雖然」不都在這個位置上，是發生演變的緣故。

例(8)到(9)中的「雖然」前行成分所述是出於照應受話者的意圖，「雖然」仍保有它來源的交際照應，又基於組合關係增生出銜接功能。例(12)和(13)中的「雖然」用於書面語體，已成為純粹的銜接標記。我們據此假設演變路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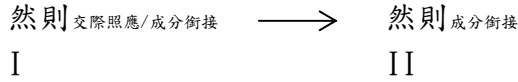
圖一 先秦「雖然」演變路徑

值得補充的是《論語》為對話記錄，卻不見「雖然」。如果從《左傳》的「雖然」都用於轉進發言者的訴求來看，《論語》不用「雖然」，意味著孔子與人對話並沒有特定的圖謀。又《左傳》有交際照應的「雖然」之例，發言者都具有主導權，因此訴求中帶有壓迫性。例(4)到(8)中的「雖然」都出自上位者向下位者提出要求。例(4)、(5)、(8)出自國君，自不待言。例(6)出自欒盈向他的封邑大夫胥午要求協助。例(7)第一個「雖然」出自衛獻公和子鮮兩人的母親「敬姒」，她代表獻公要求子鮮幫助獻公回國，第二個「雖然」出自衛國卿族成員「甯喜」（即「子悼」），「右宰穀」為大夫。¹² 這種具權威感的語氣內涵很可能隨著「雖然」開始搭配前行成分漸趨淡化，¹³ 《荀子》可以為證。

另一方面，「然則」自組合伊始就因為「則」之故而具備銜接功能，下面是我們假設的演變路徑：

12 欒盈和胥午的資料見於楊伯峻（2009: 1073），敬姒、衛獻公、子鮮三人血緣關係的說明見於頁 1112，甯氏家族資料見於頁 1109。

13 這裡「淡化」並非「消失」。誠如審查人所言，「雖然」在戰國後期《孟子》、《戰國策》仍時時見於上對下的發言。由此反推，「雖然」最初的使用限定應是真實存在的。



圖二 先秦「然則」演變路徑

此一假設的依據是「然則」從對話中的交際照應標記演變為非對話中的成分銜接標記，過程中並沒有歷經功能增生的階段。《左傳》中的「然則」都位在對話中答話的開頭，都有交際照應功能，《荀子》論說文卻已出現僅只有銜接功能的「然則」，如例(19)所示。合理的解釋是「然則」組成之初，基於「然」與「則」固有功能而兼具交際照應與成分銜接作用，一旦用於非對話的論說文，交際照應失去語境支撐，自然會因為冗贅而消失。

三、指示代詞「然」及其功能衍生

先秦文獻中的「然」兼具多種功能，解惠全等（2008: 561）有一段附說，解釋它們之間的淵源，指出「表示應對的副詞」、「表示轉折的連詞」、「被稱為詞尾的助詞」、「構成『若～然』的助詞」、「語氣詞」等都來自指示代詞「然」。另有「表示『對』、『正確』的形容詞」，根據解惠全等（2008: 548-561）的按語，它與「指示代詞」沒有引申關係，而應對副詞「然」也有可能來自形容詞。

我們認為指示代詞、應對副詞、形容詞是同源的，其同源關係的關鍵證據是肯認謂語「然」。讓我們先看解惠全等（2008）所舉形容詞、指示代詞、應對副詞之例：¹⁴

(24) 仲弓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論語》〈雍也〉）

(25) 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荀子》〈堯問〉）¹⁵

14 以下舉例轉引自解惠全等（2008）第 548、549、550 頁。在術語方面，本節盡可能依循解惠全等（2008），以利參照。

15 解惠全等（2008: 549）引楊樹達《詞詮》，本缺「越踰」二字，依文獻增補。「然」、「故」讀斷的相關討論見於第五節。

(26)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孟子》〈公孫丑下〉)

例(24)中「雍之言然」的「然」是形容詞作謂語，例(25)中的「然」是指示代詞作謂語，例(26)中的「然」是應對副詞。它們意思不同，但都具表述性。表述性是先秦「然」的重要特徵。

以上三例未含括例(2)之類的肯認謂語，但其實例(26)與它用法很接近，都是先以「然」表態，再陳說己見。只是例(2)中的「然」實質肯認對方，例(26)並無實質肯認之意，而是以「然」作態：齊王命時子去告訴孟子，齊國將以優惠條件慰留他，時子請陳子轉達；孟子根本不認同，話卻說得很迂曲——「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字面上說「時子怎麼曉得不可行」，真正的意思是「不可行」，「然」即「口然而意別掉轉」的轉語辭。這種迂迴的回覆是為了避免交際當下斷然拒絕而導致尷尬，「然」不具實質的肯認意義，而是「肯認作態」。可見轉語辭「然」虛化的起點是例(2)中表示積極肯認的「然」——在被迫表態的情境褪去實質肯認意義，留下言語交際中的人際照應作用，成為例(26)中的「然」。

解惠全等(2008)認為，例(26)之類的應對副詞「然」有可能來自例(24)之類的形容詞「然」，而形容詞「然」與指示代詞沒有引申關係。不過我們對此一說法有所保留。例(24)中的「雍之言然」是孔子針對仲弓的發言「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表示贊同，若是當面對話，對著仲弓說出「然」即已足夠，這個「然」等同例(2)中的「然」；若有其他人在場或者兩人發言有時間差，那麼「雍之言」是必要成分。前面舉出的例(10)是很好的參照：魯定公問顏淵是否贊同「東野畢善馭」，顏淵在即時問答中未指明表述對象，三天後定公重述顏淵的話，這時候失去對話情境，自然補出表述對象「東野畢之馭」。據此推定「雍之言然」若非出自事後的肯認，就是對話現場有其他人，需要指明肯認的對象。因此在我們看來，表述「對」、「正確」與表述「肯認」都是表態謂語，表述對象出現與否要由語境條件決定，而應對副詞「然」是出自表態謂語的虛化。

並非所有的謂語「然」都用於肯認對方。例(25)摘錄自「周公」與「伯

禽之傳」的對話，是周公發言的一部分，獨用謂語「然」指代「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下面兩例中的「然」也是指代性的謂語：

- (27)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
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左傳》〈桓公二年〉）
(28)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左傳》〈隱公十一年〉）

例(27)中「司馬則然」引述宋督的宣稱，「然」指代「連年驅使人民征戰」，宋督將一切災難都推給孔父嘉。例(28)是史官說明歷史書寫的慣例，「告則書，不然則否」中的「然」指代前行的「告」。兩例中的「然」都是表述成分，然而並沒有肯認對方的交際作用。

指示代詞「是」也可以作為表示肯定的謂語，卻並沒有演變為轉折標記，很可能是因為它止於肯定命題：¹⁶

- (29)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論語》〈微子〉）

子路以「是也」回答長沮提出的是非問「是魯孔丘與」，「是」肯定執輿者是魯國孔丘，不涉及對長沮的贊同態度。

即此推論，指示代詞作謂語表述肯定，最初應該是用來肯定命題，「是」僅止於此，「然」更延伸出肯認交際對象的功能。例(2)卜招父以「然」肯定他兒子所說梁嬴「將生一男一女」，接著補充「男為人臣，女為人妾」，不排除仍以肯定命題為主，只不過「然」並非回答問題，而是回應交際對象，因而在肯定命題的同時亦有贊同交際對象的空間。

先秦「然」還有其他的功能，包括「代名副詞」，如例(30)；「被稱為詞尾的助詞」，如例(31)；「構成『若～然』的助詞」，如例(32)；「語氣詞」，如例(33)所示：¹⁷

16 此例為審查人所舉，指出「然」和「是」同為指示代詞，但「是」並未演變為轉折標記，宜再加申說。

17 以下舉例轉引自解惠全等（2008）第 549、553、554 頁。

- (30)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詩經》〈大雅·板〉)
 (31)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冶長〉)
 (32) 無若宋人然。(《孟子》〈公孫丑上〉)
 (33)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論語》〈先進〉)

例(30)中的「然」作狀語，意為「如此」。例(31)中的「然」表示樣貌，相當於「這樣」、「～的樣子」。例(32)是構式〔若 X 然〕之例，「然」也表示樣貌。例(33)被視同句末語氣詞「焉」，或許仍是源自表示樣貌之意。解惠全等（2008）認為，以上功能若非指示代詞的用法，就是由其虛化而來。¹⁸

現代漢語中有一組功能近似先秦「然」的成分「這（麼）樣 / 那（麼）樣」 / 「這麼 / 那麼」，劉月華等（2001）指出，它們「可以指代性質、狀態、情況，在句中可以作定語、謂語、補語以及主語、賓語」；（頁 89）又「『這樣』、『那麼』還有一個用法，即它們在句中可以起承上啓下的連接作用。『這樣』用來承上，『那麼』用來啓下」。（頁 90）儘管近似，卻非全然對當，最重要的是現代「這樣」、「那麼」並沒有衍生出註記轉折的功能。

現代漢語的「這樣」、「那麼」其實已經衍生出贊同對方的意思，可是並沒有虛化為純粹表示交際態度的成分；「然」確實有此發展，可以從例(26)中「非實質肯認」的「然」得知。「雖然」的「然」一例是「非實質肯認」，那麼究竟是出自讓步標記「雖」的引導？還是「然」被用為表示交際態度的成分，為了強調之故而搭配「雖」？假使沒有例(26)，或許兩種可能性難分軒輊，但因為例(26)，我們傾向認為「然」是從實質肯認的表態標記演變為非實質肯認的表態標記，然後才有在上位者利用「雖然」來強調自己並不反對下位者，從而堅持自己的要求必須被滿足。¹⁹

18 相關問題還有商榷餘地，但本文囿於論旨，不更深入。

19 就年代來說，例(26)晚於例(4)到(7)，但由於文獻性質不同，年代未必反映發生先後。更關鍵的問題是，假使「然」並沒有衍生出非實質肯認的意思，能不能只憑「雖」的引導衍生出來？又若是「雖」有此引導作用，何以只限「然」，沒有應用到也作謂語的「是」？這些疑點仍有待其他證據作進一步的討論。

四、轉折標記「然」

註記轉折的「然」從何而來？文獻例證顯示，若沒有表態作用就不會引申出轉折義。例(25)中的「然」不用於表態，不會引申出轉折義，下例亦同：

- (34) 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左傳》〈成公八年〉）
- (35)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左傳》〈襄公九年〉）
- (36)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例(34)是申公巫臣和莒子的對話，莒子認為他的國家地處偏遠，沒有人覬覦，但巫臣不同意，他說各國都有人希望開疆闢土來利益國家，因為如此，才会有許多大國——「唯然」的「然」指代開疆闢土來利益國家的事情。例(35)是穆姜遷居到東宮時卜筮，得隨卦，她先解釋卦辭，然後說「然，故不可誣也」，「然」指代穆姜對卦辭「元」、「亨」、「利」、「貞」的解釋。例(36)中的「然」指代季武子立次子悼子為繼承人的事情——季武子因為鍾愛悼子，意圖以「擇才」的名目跳過長子，要求申豐支持；申豐表示如果是這樣，他就會準備好車子離開魯國。儘管都在對話，「然」是指代性的謂語，沒有表態作用。

非但如此，「然」若只涉及單向的人際照應，也不會引申出轉折義。引申出轉折的「然」都關涉人際之間的交互照應：

(37)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左傳》〈僖公三十年〉)

(38)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左傳》〈成公二年〉)

例(37)是鄭文公商請燭之武去勸說秦穆公退兵，承認危急時刻才找他，是自己的過錯，隨即指出如果鄭國滅亡了，他也將受害；「然」是從發言者自我，轉出對受話者的關照。例(38)是晉國卻克的車右鄭丘緩指出自交戰以來，只要有危險就必定冒死下去推車助行，抱怨卻克身為主帥卻不關心，然後把關注焦點從自己的安危轉到卻克受傷；「然」也是從發言者自我轉出對受話者的關照。²⁰

交互照應的焦點也可能從他者轉入發言者自身：

(39)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左傳》〈定公十年〉)

此例是涉佗先承認攻打衛國城門還殺了人的邯鄲午很勇猛，再把話轉到如果自己去攻門，衛國人一定不敢開門應戰；「然」轉出他的自我關照。

這同時，《左傳》用例也顯示「然」的註記範圍已經從人際之間的交互照應擴大到事況的關聯與對照：

(40)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左傳》〈昭公十一年〉)

(41)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左傳》〈昭公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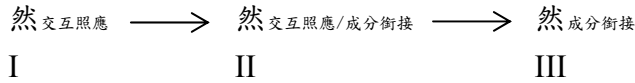
20 由轉語辭轉出的「然子病矣」是關懷還是批評，似乎還有商榷的空間。若就下屬對上司應有的態度來說，表示關懷是應然；但同車中緊接著發言的張侯說「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暗含對卻克只顧自己的指責。由此反推鄭丘緩所說，「然」所轉出的未必是關懷。

例(40)記載周景王詢問各國吉凶，萇弘預測蔡國有凶險，楚國將據為己有，但也將因此壅積邪惡。「然」註記楚國「據有蔡國」和「壅積邪惡」的關聯性。例(41)記載叔向對韓宣子預言，楚國將會消滅蔡國，但是不守信用而能僥倖收穫的事情不會一再發生，楚國過去曾以欺騙手段併吞陳國，現在僥倖征服蔡國，自是無法長久保有的。「然」註記楚國「征服蔡國」和「長期保有蔡國」的對照。

從註記交互照應到註記事況之間的關聯與對照，應有過渡階段，例(41)之類兼具兩種功能的「然」可視為過渡的例證。魯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殺蔡靈侯，根據例(40)萇弘所說，此年「歲在豕韋」，前一次是蔡靈侯弑父奪位的那年，所以萇弘預言蔡將有凶險。例(41)韓宣子問叔向「楚其克乎」，他關心的是楚國能不能征服蔡國，叔向的回答「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就是針對韓宣子關心的問題作答。但是接著「然」轉出長篇大論顯示叔向關心的是楚國能否保有蔡國；「然」註記照應的焦點，也就是叔向的關照。原本是基於交互照應而展現的不同關照，一旦被重新解釋為有分歧的意見，「然」就演變為純粹註記「事況關聯與對照」的轉折標記。²¹

本節從對話中的「交互照應」解釋單用的「然」如何演變為轉折標記，假設演變過程如圖三所示：

21 我們從《左傳》之例推想「然」如何引申，發現特定情況下的「然」是有曖昧的。如〈哀公二十七年〉這段記載「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越王派遣大夫舌庸到魯國談判，魯哀公率領季氏、叔孫氏、孟氏三家大夫與舌庸會盟。季康子感到很屈辱，就談到子贛，說如果他在場，不會如此不堪。孟武伯回應「然。何不召」，順著讀下來，「然」應該是贊同季康子所說，把子贛召來。不過再往下讀到叔孫文子說「他日請念」——「日後請記掛著你現在所說的」，又不免讓人對季康子的態度起疑。或許「固將召之」只是場面話，季康子並不真想召回子贛。如果這也是孟武伯對季康子的理解，原本斷開的「然，何不召」更適合連讀為「然何不召」，「然」帶有轉折語氣。



圖三 「然」從表態到轉折的演變路徑

圖三和圖一是平行的，是因為標註轉折功能的「雖然」和「然」同樣都源自透過肯認對方來表態的謂語「然」。「然」演變的動因是「重新解釋」——交互照應的關聯性被重新理解為事理上的關聯性，就衍生出銜接功能。

根據《左傳》，表示轉折的「然」和「雖然」語氣不相同。「雖然」大都帶有訴求的語氣，同時伴隨著權威感造成人際壓力。「然」即便有此暗示，很可能只是語境中隨機衍生的解釋。例(42)即反映此一語言實況：

(42)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左傳》〈哀公六年〉）

齊國宮廷發生奪權內亂，陳僖子巧妙地利用情勢，驅逐年幼的孺子荼，迎立公子陽生，即位為齊悼公。悼公派朱毛去跟陳僖子說了一番話，陳僖子聽說後，以為悼公懷疑自己，當下表白絕不可能再回頭擁戴孺子荼。但其實悼公的用意並不是懷疑陳僖子，而是暗示他去除掉孺子荼。

這番話的前半段「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措辭方式近似例(8)，只不過例(8)用「雖然」，帶有施壓的意味，而悼公單用「然」，表示他並沒有施壓的意圖。再從後半段「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來看，「君二」是因忌憚孺子荼而發的，但話說得太曖昧，讓陳僖子在情急之下誤以為悼公懷疑自己的忠誠而要求他表態。²²

22 假使沒有下文，或許也不妨把陳僖子的話當作他藉機表白。但是後面記載「公悔之」，意思是悼公因為這番誤會可能引發嫌隙而懊悔，可以反證陳僖子確實是誤解了。

但是《左傳》反映的語氣區別很可能到戰國已逐漸淡化。前面已經指出《荀子》中的「雖然」不涉及權威感的訴求語氣。下面出自《孟子》對話的例(44)也是如此：

(43)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孟子》〈萬章下〉)

(44)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孟子》〈滕文公上〉)

兩例中的轉折內容幾無區別，前者用「然而」，後者用「雖然」。「雖然」用於銜接對照的成分「吾未之學也」和「吾嘗聞之矣」，與《左傳》中的「雖然」已有顯著差異，可見變化的端倪。²³

五、演變的解釋

本文根據《虛字說》將「對話」條件納入考慮，從對話中找出與口語淵源深厚的「雖然」、「然則」，辨析它們的交際照應功能。「雖然」是轉折的套語，也是借勢或表態標記；最初用在應答起首的位置，後來語法位置鬆動，開始搭配前行成分，因此而被重新解釋為銜接標記。「然則」是推論的套語，也很可能出自對話，但由於「則」為銜接標記，無須經過演變的過渡階段，就可以直接擴展到非對話語體，此時交際照應亦因失去語境的支撐而消退。

指示代詞「然」在口語交際中被用作謂語，最初是肯定所指代的命題，若是僅止於指代，就不可能引申出轉折功能。「然」是在言語活動中引申出人際間的交互照應，然後才衍生出轉折功能。由《左傳》推想，轉折初起階段很可能是與交互照應功能並行，而一旦「交際雙方對事物的不同理解」被重新解釋為「不同事況之間的關聯與對照」，轉折的作用無須依附在交互照應上面，就成為獨立的標記。

從指代的「然」到轉折的「然」，最重要的過渡就是在言語活動中表示肯認對方的謂語「然」。此一語言事實若非將語體條件考慮進來，則無

23 另請參閱註 13。

由得悉。肯認謂語「然」也是合理聯繫起「表示『對』、『正確』的形容詞」和「指示代詞」的關鍵證據。肯認謂語「然」是指示代詞作謂語時基於交際條件所衍生的，從肯認命題到肯認對方，展現出一種交際態度。肯認謂語「然」和形容詞謂語「然」應是同源成分，語法表現上的差異由交際條件決定。又根據對話中的表態特徵可以推知「應對副詞」為肯認謂語虛化的產物。

轉折與表態的淵源還可以從另一條演變的線索得到印證。「然後」沒有轉折意味。《孟子》、《荀子》中的「然後」主要表示行事步驟或因果條理。《左傳》只有兩例，一例表示事理順序，另一例表示事件發生先後：

(45)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左傳》〈昭公三十一年〉）

(46)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哀公十四年〉）

例(45)記載范獻子建議「先召季孫，若不來，再出兵」，「然後」表示處置此事的步驟先後。例(46)記載叔孫氏車夫所捕獲的罕見異獸被賞賜給山林守衛，孔子查看說「是麟」，他這才收下。

順承組合中的「然」都是指代成分。「然故」是順承的組合，例(25)利用標點把「然」和「故」讀斷為「然，故士至」，更能夠凸顯出「然」的指代性。又《荀子》〈大略〉有「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中的「然」基於指代功能而與表示論斷的「故」前後相續，也應斷開。

呂叔湘、王海棻（2001: 514）指出，《馬氏文通》提到「然則」和「然而」應該斷開來讀。是不是斷開，或者說應該分讀還是合讀，其實要看「然」是否被當作完全獨立的表述成分；如果是，就分讀。所以最初是分讀的。爾後隨著組合形式固定下來，合讀的可能性漸次提高，其中一個成分就依附到另一個成分上；依附關係發展到某種程度，就會固化成詞。

先秦「然」與「故」尚未形成依附關係，例(34)「唯然，故大國多矣」就是很好的證明。依附關係形成的重要指標是「然」是否保有指代功能，

若失去指代功能，就表示完全依附，不可能分讀。試比較：

(47)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梁惠王上〉)

(48)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孟子》〈公孫丑上〉)

例(47)中的「然而」由指代功能的「然」和銜接標記「而」搭配組成，轉折意味來自「而」，「然」與「而」之間容許短暫提頓。例(48)中的「然而」註記「未知孟施舍、北宮黝孰賢」與「孟施舍守約」之間的轉折，「然」不具指代作用，「然而」必須不中斷地連讀。《馬氏文通》有時候說「然」為轉語詞，有時候說它不為轉語辭，從這裡可以看出不一致的端倪。

六、結 論

本文從語體的角度探討先秦「然」的語法特性，側重闡述指代與肯認功能的淵源及肯認到轉折的引申路徑。論證起點是對話中具有交際照應功能的「雖然」和「然則」。這兩種形式出現在應答起首位置上，帶有表態語氣，與單用的肯認謂語「然」一致。「然」的表態肯認源自以「指示代詞」贊同交際對象，此後又衍生出「應對副詞」和轉折標記。本文據此區辨兩條平行的演變脈絡：其一是由指代功能生出順承的組合「然後」、「然故」，其二則是由肯認功能生出轉折事理標記「然」、「雖然」、「然而」。

本文對先秦「然」提出的解釋大都是基於過去學者已知的語言事實，我們的目的也不在發掘新的文獻證據，而是為了驗證新的研究觀念。馮勝利(2010)主張從「語體」角度詮釋語法，指出「如果語體語法是客觀的存在，如果語體不同則語法也因之而異，那麼現實中就沒有不帶語體的語法，就沒有不關語體的合法性(grammaticality)」。(頁 409)本文基於這樣的理解，嘗試探求先秦「然」的多功能現象，並由對話中的肯認謂語重構演變路徑。

其實以往學者並非不關注言語活動對語言形式的制約，只是沒有把

「語體」視為語法生成的必要條件。本文依據先秦文獻的對話，推論依存於交際情境中的表態標記「然」是引申出轉折的開端，既為傳統所謂的「口然而意別掉轉」、「將轉者先諾」等印象式說解提出現代的詮釋，也為「語體條件共同決定語法生成」提供具體展示。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ancient/>（2017.6 上網檢索）。

清·袁仁林著，解惠全注，《虛字說》，北京：中華書局，1989。

二、近人論著

呂叔湘、王海棻編 2001 《《馬氏文通》讀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游文福 2009 「《孟子》雖字句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馮勝利 2010 〈論語體的機制及其語法屬性〉，《中國語文》2010.5: 400-412。

楊伯峻編著 2009 《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

楊樹達 2013 《詞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編 2008 《古書虛詞通解》，北京：中華書局。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 2001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劉承慧 2008 〈先秦「也」、「矣」之辨——以《左傳》文本為主要論據的研究〉，《中國語言學集刊》2.2: 43-71。

劉承慧 2013 〈有關先秦句末語氣詞的若干思考〉，《漢學研究》31.4: 1-18。

Lyons, John. 1995.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mmatical Change Motivated by Register in Pre-Qin Chinese: *Suiran* 雖然 and *Ranze* 然則 in *Zuo Zhuan* and *Xunzi*

Liu Cheng-hui*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linguistic register was the motivation for grammatical change in pre-Qin Chinese writings via a set of composites of *ran* 然, including *suiran* 雖然, *ranze* 然則, *ran'er* 然而 and *ranhou* 然後. Register has rarely been taken into serious account in previous studies on pre-Qin grammatical changes, but evidence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composites unveils that innovation regarding the concessive markers *ran* and *suiran* was triggered by a shift in register. Examples from *Zuo zhuan* 左傳 and *Xunzi* 荀子 show that *suiran* and *ranze* were used consistently to indicate the addresser's agreeable, or pleas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addressee in spoken conversations. *Suiran* was reinterpreted as a concessive marker with the pleasing attitude preserved in oral discourses. When it was employed in the writing of a pseudo-oral style, however, the attitude faded out for a lac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cessive marker consequently prevailed. The evidence proves how an attitude marker was split from a demonstrative marker, and further, into a concessive marker.

Taking this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he present paper proceeds to review the drastically diverging opinions held by traditional scholars on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ran*, and then proposes an integrated hypothesis on innovation concerning the concessive *ran*.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oblematic issue of *ran* in pre-Qin Chinese,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of viewing linguistic register as a factor of grammatical change, and of equal importance,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register grammar.

Keywords: linguistic register, grammatical change, *ran* 然, demonstrative marker, attitude marker, concessive marker, pre-Qin Chinese

* Liu Cheng-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